

第十九卷 · 文學批評與評論上編

方祖堯全集
(八)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C52
2011/9
8

第十九卷 · 文學批評與評論上編

方祖榮全集

(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方祖燊全集 / 方祖燊著. -- 初版. -- 臺北市：

文史哲，民 85-88

冊：公分

ISBN 957-549-044-4 (一套：平裝). -- ISBN
957-549-221-8 (第五冊：平裝). -- ISBN 957-
549-222-6 (第六冊：平裝). -- ISBN 957-549-
223-4 (第七冊：平裝). -- ISBN 957-549-224-
2 (第八冊：平裝). -- ISBN 957-549-225-0 (第
九冊：平裝). -- ISBN 957-549-226-9 (第十冊
：平裝). -- ISBN 957-549-227-7 (第十一冊：
平裝). -- ISBN 957-549-228-5 (第十二冊：平
裝). -- ISBN 957-549-229-3(第十三冊：平裝)

089.86

85013624

方祖燊全集 · 八

文學批評與評論集上編

著 者：方 祖 紗

出版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四〇〇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初 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549-224-2

方祖堯全集 · 文學批評與評論集 目 次

上 編

自 序

金針度與人

一

盒美珠售

二

第一輯

文學批評之我見

五

文學批評的方法

一五

中國文體的產生

八八

詩歌的分類

九一

辭賦的分類

一六

散文的分類

一九

小說的分類

二三

骈文的分類

三四

樂府的分類	一三七
詞的分類	一四〇
散曲的分類	一四六
戲劇的分類	一四六
民衆文藝的分類	一五〇
兒童文學的分類	一八三
思想與文學	一八八
美的探索	一〇〇
說 夢	一一六
第一輯	
論「詩」是什麼？	一二八
論中國詩的音樂性	一五一
談「詩的風格」的形成	一七六
談詩的象徵	一八二
談「賦、比、興」	一九四
寫景入畫	一九六

唐詩欣賞

100

樂府詩的演變

三三八

談民歌童謡

三三八

第三輯

談神話與傳說

二四九

元宵文學

二五五

何謂「鄉土文學」

二六三

談「諷刺文學」

二七四

諷刺與寄託

二七四

諱語與笑話

二七六

幽默、嘲笑與諷刺

二八〇

記人的文字

二八四

民衆文學的遊戲性

二八六

遊戲文字

二九〇

楹聯藝術

二九六

文藝的道路

二九九

- 短篇小說的佈局 四〇一
小說與現實 四〇四
民族文藝裏的小說創作 四〇六
下編

第四輯

- 中國新文學運動 四〇九

第五輯

- 西方文藝思潮的流變 四四九

- 一、希臘時代的文藝哲學 四四九
二、羅馬時代的文藝的興衰 四五二
三、歐洲中古時代的文藝情況 四五三
四、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 (Humanism) 與作家 四五四
五、古典主義 (Classicism) 四五六
六、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四六三
七、寫實主義 四九一

八、自然主義.....

四九八

九、理想主義 (Idealism)

五〇六

十、人道主義 (Humanitarianism)

五〇八

十一、心理分析派 (Structuralism)

五〇九

十二、虛無主義 (Nihilism)

五一

十三、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五一

十四、前衛運動 (Avant-Gardes)、現代主義 (Modernism) 與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五·一四

第六輯

以今論古——古人著作的一些缺點.....

五九三

歐陽修與梅聖俞.....

六〇〇

吳承恩與西遊記.....

六〇一

李龍眠的畫.....

六〇九

梁實秋與朱生豪的譯例.....

六一三

王祿松的詩和畫.....

六一八

《文燈》序.....

六一三

不吐絲的蠶.....

六一八

邱燮友和他的詩

六三一

評介鄭明姍《現代散文類型論》——兼談師大新文藝的教學

六四二

第七輯

標點的趣譚 六四七

談書法 六四九

從文言到白話 六五三

有關小說的一張書目 六五九

談文字的教學 六六四

散文的教學方法 六七一

語體文的教學方法 六七九

談修改文章 六九四

破音字的規則 七〇〇

單位詞的用法 七〇二

國文與教材的問題 七〇四

中文系的習作問題——由作詞「萎縮僵化」談起 七〇八

方祖堯著作年表 七一二

自序

金針度與人

許多人認為作文是不需要講求方法，有才分的人不必人教，信手拈來，都是好文章；沒有才分的人，任憑你怎麼苦心傳授他繡花的針法，也不能造出什麼傑作。前人曾有詩句說：「鴛鴦繡罷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有了好作品，可以請人欣賞，卻不要把作法告訴人；我想這大概不是怕人學去這套彩繡的訣竅吧，最可能的還是認為教了也無用罷了。

「針法難教」，這未必是正確的看法。其實要想寫的文章漂亮動人，仍然著重於用心學習。曹子建的七步成詩，溫飛卿的八叉作賦，仍然是力學苦練來的。木匠是先從師傅那裏學會了彈繩染墨，畫規用矩，鋸鑿鉋削的基本手藝，然後才能進一步用靈巧的心思，配合成熟的工夫，設計出極漂亮的家俱，完成了藝術的作品。因此寫作也需要講究技巧的。從適當的實用而富有啟發性的寫作教材之中，可以領悟出寫作的技巧，提高寫作表達的能力。我們教學學生作文，就應該講究方法，做到「金針度與人」的地步。當然每個人的領悟能力不同，習作的成績也有差別，不過勤能補拙，只要真能夠將所學的技巧用心去應用出來，慢慢也就能夠寫出一些比較像樣子的好文章了。

盒美珠售

「韓非子」裏有一則「買犢還珠」的故事。犢是盒子。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寓言：從前有一個珠寶商；他把珍珠裝在小盒子裏待售。盒子是用細緻的木蘭木做的，又用椒桂香花薰了好幾天，一打開來就透出噴香的氣味，盒面又嵌著火紅的玫瑰片，奇綠的翡翠玉，裝飾得美麗極了。結果來買珍珠的客人卻看上了他的盒子，高價買走盒子，卻退還了珠子。墨子認為寫文章，要是過分講究巧辯麗藻，把文章寫得美極了，就只怕讀的人喜歡他的文字，反而忽略文章的含意。這是「以文害用」，就跟這人賣珠子的一樣；所以墨子寫「兼愛」、「非攻」之類的思想性文章，都是質樸無華的。

這種觀念對後人寫作論說文有很大的影響；一般的作者寫論說文，大都只求簡潔精鍊，通暢明白，析理精微，立論嚴密，沒有可乘的縫隙，而不大注重詞藻的華美。桓範說：「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聖人也反對用美文來寫論說文呢。

因此，古往今來許多人作的論說文，能勉強教我們看過一遍，就算不錯；就是看過，也不能教人記住，不半日就忘得一乾二淨；這可不浪費我們作家的思想！

在今天特別崇尚藝術講究美感的時代，商品的外觀與內容是同樣的重要，包裝與式樣也要精美，才能夠引人產生購買的欲望，再加東西本身的切實有用，那就非買不可。你看，連廁浴中的洗臉盆、馬桶、浴缸的式樣與色澤，不是都越造越講究美嗎？外觀美內容實用的東西，自然教人喜歡，買的就多；所以外觀美只會提高作品的價值；小盒裝飾美，更能襯出珍珠的圓潤的光輝。我們寫作論說文，如珍珠的思想，又豈能沒有像寶石那麼美的詞采來表現呢！我總認為一個作家不但抒情寫景要馳騁你的才華，寫論說文同樣也要用巧辯麗辭去寫，先能做到「理密如髮，藻爛似花」，這樣才能教人讀了一遍又一遍，你所說的精闢道理，也才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理解，而深植在人們心裏！

也許有人會問：漢朝辭賦家司馬相如、揚雄的文字不是都非常華麗嗎？他們都想藉賦論理諷諫皇帝，卻都因文字太美了，使人「覽其文而忘其用」，而不能達到目的；可見藻麗與實用是沒法調和的。其實，他們的失敗無關於文字的華麗，而是他們作賦的原來著重點，只是為了要顯揚他們自己的才華，所以競作淫麗之詞，其中雖有些說理，只是一種點綴的筆墨罷了。其不能達到論理諷諭的目的，自在意想之中。古代作家如李斯、賈誼、曹丕、曹植、韓愈、歐陽修、蘇軾都寫過不少詞藻華麗而見解卓越的論說文，成了膾炙人口的傳世名作。

寫作論說文，至理與美詞要同樣的講究。理雖重要，但美詞可以加強至理的推廣。讚美更能襯出

珠珍，這該是現代人寫作論說文應有的新觀念。

(青年戰士報)

文學批評之我見

一、文學批評的界說

文學批評是英文 literary criticism 的譯語。criticism 是吹毛求疵的意思，後來轉化為批評、評論。曹植說：「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見「與楊德祖書」）。像曹植這樣的虛心，喜歡人批評糾正他的文字，隨時改正的人，實在不多。一般作家總是認為自己的文章好，別人的文章不行。魏文帝就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其實這是中外文人的通病。

因此，文學批評未必是很客觀的。再加一般人有很濃厚的「貴遠賤近」、「尊古卑今」的心理，對古代外國的作品，都給較高的評價；對當代本地的作家的作品，常常嗤之以鼻，認為無可讀者。也有許多由於「是」非人」、「愛同憎異」的心理作祟，對自己不相識的，或流派不同的，或自己看不上眼的，或自己所妒忌的，或為滿足自己狂妄自大的心態，寫起批評文字，則時常帶有惡意的破壞的攻訐。桓譚說：「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班固《漢書》。

揚雄傳贊》引）。劉勰說：「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謂毅下筆不能自休。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陳琳）。」（《文心雕龍·知音篇》）。曹植譏評陳琳不會寫辭賦，卻自吹跟司馬相如作風一樣，「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曹植〈與楊德祖書〉）。北魏時邢邵說：「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多偷竊。」魏收聽了反譏邢邵「常在沈約集中作賊，何以說我偷任。」（《北史·魏收傳》）。

葛洪說：「近人之情，貴乎合己，賤於殊途。」（《抱朴子·外篇·廣譬》）。一般文人對自己認識的親友、同派的作者，或由於人情的牽繫，或由於能力的欠缺，或由於門戶的私見，就往往不本於客觀批評之理，而作溢美不實的鑑賞與批評。因此，我們常見有一些作者自相標榜，彼此吹捧，甚至自我揄揚。許多平平常常的作品，也因有這種吹捧標榜，而名揚當世，風行一時。就是作品非常濫，文字至爲不通，內容莫名其妙，格調低下卑劣，在現今的文學界中，也少有嚴正的批評。

在西方，文人對文學批評起先也沒有好感，總認爲是帶有惡意的挑剔攻擊。criticism，在英文裏有 to find fault with 的意思。fault 就是過錯，去找出作品的錯誤。但在西方文學批評，也往往不能客觀、公平正確。再加上作家的創作，時常走在時代的前面，批評家常依據舊原則舊標準去作批評，東挑西剔，所以時常引起詩人作家的不滿，罵批評家是補鐵匠，越補越爛，是冒充法官的屠夫，是蟲驢，是蛀蟲，是市井之徒。那知什麼是藝術呢？

曹植說：「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也就是說要當一個

文學批評家，必須具有高度的寫作與鑑賞能力，然後才能有所批評。這就像有南威的美貌，才可以論列美女；有龍泉寶劍的鋒利，才可以議論如何斷割禽獸。批評，含有評量、判斷的意思。對作品價值，加以衡量，給適當的評斷。以粗求精，以淺測深，自然無法得到正確的批評。能夠欣賞它的佳處，才能說出它的好處；看都看不懂，一定沒有什麼好評。

歷史是最佳的批評者，壞作品自然經不起時間的淘汰，終歸泯滅，不會流傳後代；好作品，自然會得到最公正的評價，留存在後人所撰著的文學史中、後人所編錄的選集總集之中。所以歐陽修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見蘇軾《答謝民師推官書》）因此，我們寫作批評文字時，應該排除人情關係，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以客觀的態度，去作最公平的批評。這樣的批評文字，才有價值。這就是寫作文學作品的鑑賞與批評，最要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

一、鑑賞與批評

鑑賞，只欣賞作品的佳處；批評不像鑑賞，連缺點也一併作客觀的評價。作家情動於中，發為文章；讀者讀了文章，產生共鳴；我們雖然沒有見過作者，卻能看到作者的深心。劉勰說：「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文心雕龍·知音篇》）。

時人作家都希望有人對他的作品的優美，有深切的認識，能夠欣賞，給予讚美，心裏就得到滿足、安慰與鼓勵。但人的程度有高低。古語有「曲高和寡」；浮淺通俗，最受歡迎；典雅深奧的作品，就

不易博得大眾的喜歡了。並不是人人都有很高的鑑賞力，所以能夠寫出涉筆成趣，深有情意，好語如珠，雅俗共賞的作品，最容易得到大眾的喜愛。但我們要鑑賞別人的作品，自不能要求作家都寫得既俗且雅，合「心意啊！」所以要想作文學批評家必須提高自己的鑑賞能力。

文學作品是作家透過文字表達他的情思，讀者讀作品必須先要深深理解文字的含義，有時還得「以意逆志」，才能體會出作者的情思，欣賞了作品的佳妙。文學作品的欣賞也是很不容易的。它不像音樂、美術、舞蹈、建築、雕刻，都可以單憑直覺去體會美與不美、好與不好。

鑑賞者能力的高低，對鑑賞的結果有很大的關係。作品讀得少的人，所見少，鑑賞力自然低下；讀得多的人，所見多，鑑賞力自然高超。美玉和燕石，珍珠和魚目，黃金和爛銅，蘭蕙和蕭艾，並不是人人一下子就能分辨清楚，更何況於鑑賞其佳妙、評定其價值呢？

大家對文學作品的喜愛，各有所偏好。有的喜歡魏晉南北朝的駢文，有的喜歡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有的喜歡晚明的小品。現在大、中學生，男生多喜歡論說散文，女生多喜歡抒情小品。少年多愛讀趣味性的故事，中年人多愛讀說理的雜文。有的愛文字的華豔富麗，有的愛自然質樸，有的愛瑰奇奧詭，有的愛幽怨纏綿，各有不同的喜愛。人們鑑賞意趣的不同，也常表現於所愛讀所欣賞的作品裏。像歐陽修喜歡朋友，就特別愛讀孔融：「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仲淹爲人清嚴，喜歡談兵，愛讀韋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見惠洪《冷齋夜話·韓歐范蘇嗜詩》）。文學批評家也常常受自己偏嗜的影響，而局限了個人的見解與看法。如喜歡清幽的境界，就貶斥痛快淋漓的作品，爲